

撥雲見日

由忠貞新村看滇緬族群的在台生活

一個歷史時事的發生，必定建立在大時代背景之下。走在位於忠貞新村擁有多元族群文化的忠貞市場，在你靠近他之時，就可以在一些小細節的地方發現他與普通市場不同之處。濃厚的眷村氣息，在眷村拆遷計畫下已經漸漸消失，不過街訪間隱隱約約依稀可以看見殘留的氣息，串串的國旗、眷村特有的綠色木門窗，更特別的是除了傳統眷村氣息，他又帶有來自滇緬地區的異域氣息。

研究動機

在位於桃園市中壢區與平鎮區交會處的忠貞市場，生機勃勃的氣息從清晨就由各式各樣的吆喝聲中散發出來。琳瑯滿目的街上，除了常見的商家，還可以看到五花八門的東南亞美食小吃；走在街上時，四面八方傳來的聲音有其各自獨特的特徵，帶著外省口音的普通話、聽不懂的雲南話或是來自東南亞的語言、鄉土味濃厚的閩南語、平常最常接觸的中文。這不同的族群在這塊土地上生活。在市集中，隨時都可以看到一個個招牌上面寫著「米干」。「米干」，一個對於多數人來說是個感到陌生的詞。令人不免好奇，這究竟是什麼呢？為什麼在這樣一個小小的聚落中，可以看到這麼多特別店家聚集？而且這些店家的主人，大部分都不是用我們常見的口音講話，點菜的老闆或者與操著外省口音的爺爺相談勝歡、亦或者配合著阿嬤用閩南語討論來自菜市場的最新消息。這又更耐人尋味了，讓人不禁想探究，這些爺爺奶奶還有老闆究竟有著什麼樣的底細？因此我們著手調查相關資料，並去兩個地方做訪問：向記小館、國旗屋，想要更深入了解其中的奧妙之處。

名詞解釋

泰緬孤軍

第二次國共內戰後（1949年～1954年），自中國雲南撤退至緬甸北境的原中華民國軍，稱之為「泰緬孤軍」。其現今居於泰國北部邊境與緬甸、寮國之交界。

忠貞新村

1954年（民國43年），政府為安置該批來台暫時居住於溪洲、大林、霧峰等台糖倉庫內的孤軍，特地在興建的三百多個眷村中，選定桃園縣八德市、中壢市、平鎮市交界，國防部賦名為「忠貞部隊」的眷村，「忠貞新村」就此誕生。

早期的「忠貞新村」，全家擠在一棟既窄狹又矮小的房子，廚房與廁所相連，廚房裡的灶和床比鄰而居，五百多戶低矮的房舍景象多年都沒有改變。村內隨處皆可看見雲南米干、米線，以及聽到少數民族的特殊口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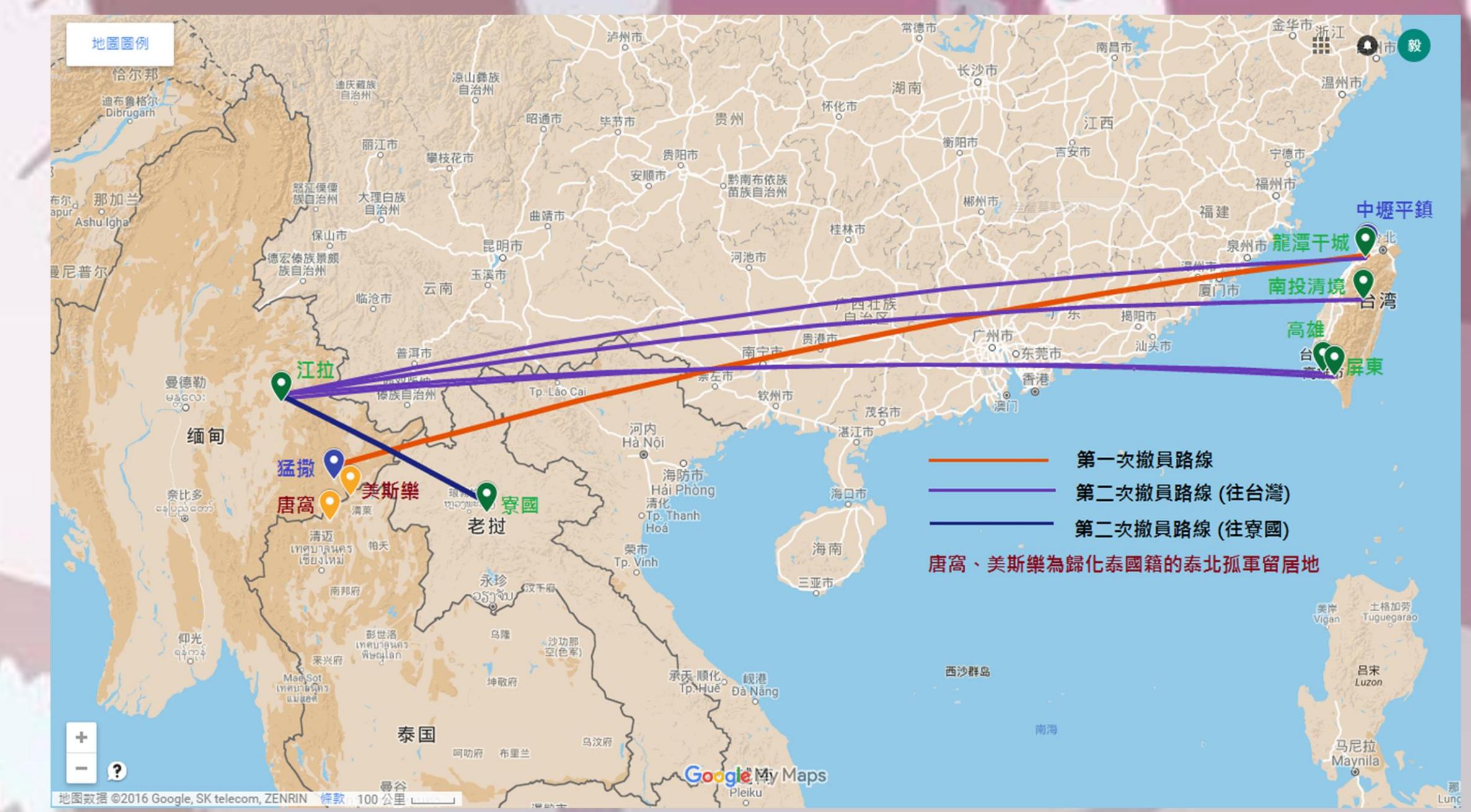
2005年（民國94年），忠貞新村也因「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逐漸改建為國民住宅，各戶分別遷至大溪、龜山、大楠、內壢等國民住宅，散落於各處。忠貞新村雖已沒落，但政府為了保留該地文化，打造了雲南文化公園，使忠貞新村的精神與文化得以延續。



番號	時間	事件
復興部隊	1950年	第93師278團和237師709團殘軍會合後，組成「復興部隊」
	1950年	韓戰爆發
	1951年	「雲南反共救國軍」成立，美國提供武器，協助滇緬邊區國軍作戰，國軍整軍備戰後，正式反攻雲南
雲南反共救國軍	1953年	第一次撤退 (附註：緬甸與蘇聯在聯合國控告中華民國「入侵」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要求軍隊放下武器，退出緬甸。台灣政府在國際壓力下展開第一次撤軍行動。)
雲南人民反共志願軍	1954年	原「雲南反共救國軍」重新整編為「雲南人民反共志願軍」
	1960年	第二次撤退 (附註：緬甸政府聯合中共解放軍南北夾攻孤軍，孤軍撤出緬甸)
泰北孤軍	1961年～	第二次撤退時，第三、五軍沒有撤離，繼續留在泰緬邊境，成為泰北孤軍，統轄權歸於泰國政府，後來為泰國政府收編，協助泰國政府清剿泰共

孤軍遷台歷史背景

民國38年，當時處於國共內戰期間，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僅剩雲南一省尚未淪陷，當時中央派李彌和余程萬協防雲南。之後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投共，駐守在雲南的第八軍及第二十六軍遭到共軍追擊，李國輝率領的第八軍及譚忠率領的第二十六軍與共軍經過激戰之後突圍，最後落腳在滇緬邊界。



滇緬族群來台原因

我們可以把他們移居台灣的主要原因分成兩類，一類是跟著國民黨軍來台，另一類是以僑生、華僑、難民、外籍新娘等等的身份遷移來台，以下針對非隨軍遷台說明。

並非隨軍遷台：

並非隨軍來台的又分成難民、求學、婚姻以及依親。

難民

指的是那些在統治下被迫害的人民，像是中國共產黨勞改的對象等等，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可能就會冒險逃到台灣。

求學

在原鄉可能只讀到國高中的人為了近一步的升學又或者是保送來台就讀的僑生，在畢業後可能就直接在台灣定居下來。

婚姻

是最普遍看到的方法，找一個台灣的人民與之結婚就可以搬遷來台。

依親

有直系親屬、配偶、兄弟姊妹、配偶之父母在台設有戶籍，就可申請永久居留，而這些人大多聚居在工業區附近，像是桃園、中和、永和、新店、板橋等工業區附近。

結論

滇緬族群，一個存在於台灣的異域文化。

跨越了時代的動盪，從遙遠的雲南一路走到台灣。在平鎮默默地扎根，進而發展出燦爛的風華。

走進忠貞新村舊址，那是黨軍撤退後所遺留下的痕跡。向我們訴說著，歷史不是被虛構出來的，而是有血有肉的存在的。

雖然，眷村的人們離開了，那一段本省與外省人之間的不信任卻又偶而聯繫在一起的曾經，也隨著時間的淘洗而消失了。

現在，住在忠貞新村的有一些是曾經站在戰場上的士官們的孩子或是遺孤。現在，在忠貞市場裡賣的米線、米干的是戰亂之

中，為了避禍逃來台灣的人。

他們是未知的族群，不被社會大眾所熟知。

事實上，若沒有經過調查，沒人想的到，他們安身立命的地方，竟然是在如此艱辛的情形下，奮鬥出來的。而米干節，令這些人們從奮鬥的日常中的得到一點休息。

一群來自相同的故鄉，卻分布在不同的地方的人們。在這段期間，重逢或是邂逅。

老旺的故事

初見印象

在還未走到國旗屋之前，就看到一火紅的旗海隨風上下搖擺飄揚。舉目都是店主張老旺手寫的文字，現做的米干在小店的周圍，牆上貼滿報導還有獎狀，張老旺的妻子忙進忙出的招呼客人。而在狹小的老舊的房屋中，藏著更多的國旗還有店主張老旺的故事。



游擊作戰 靠國旗

國旗之所以對張老旺先生這麼重要有很多的因素。最重要的有兩個原因，一是在游擊戰中，父親多次下落不明。後來母親拿了一面親手縫的國旗給父親的戰友，交代如果父親有天真的為國捐軀，就把國旗蓋在他身上。二是當他在緬甸打游擊戰的時候，游擊隊常常會與彼此失聯分散。「化整為零、化零為整」、「父親將國旗插在山頂上，當流落的國軍看到國旗，他們就會來投靠，結果父親打仗愈打愈勇，部隊的兵也愈來愈多。」是張老旺用來形容國旗的話。當游擊部隊需要再次時，就在空地豎起國旗，讓戰友知道大家都還好好的、快點回來，國旗就是希望溫暖的象徵。

把國旗一升，所有散掉的人、散掉的部隊又都再次團圓了，國旗就像是部隊的精神象徵，大家都拚死守護這個「家」，有國旗的地方就像自己的國家。



撤退來台誤入歧途 國旗彷若父親

而這支游擊部隊也從最初的四、五百個人到最後的三四十人。民國42年11月後隨部隊撤回臺灣，落腳桃園龍岡忠貞新村。在部隊待了十八年的他，升到了少校，不過因為一次任務出了問題，他黯然離開了軍隊。

因為沒有一技之長，他開始涉入道上賭場，他說：「我那時候真是米蟲、社會上的敗類。」不過有天當他整理父親遺物時，在那種以前軍人的老箱子中，他在最底層中發現一面沾染血跡的國旗，張老旺說他好像獲得當頭棒喝，於是決定回歸正途。

於是在1990年代中期他開始購滿大量的國旗，布置在家裡周圍。國旗是張老旺對父親最深的想念，被國旗滿滿圍繞的家，就像父親沒有離開過。



顛沛流離的童年

帶著口音的店主張老旺先生原鄉是雲南，但在那個戰亂的年代，他從小就在滇緬邊界遊走，而他同時也是泰緬孤軍後裔。民國38年大陸變色，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失利，部隊撤退到滇緬邊界打游擊。

回憶童年，依稀記得民國38年國共內戰後期，還是七歲孩子的他，在某天的夜晚聽到有人大喊：「抓不到張建生就把他妻兒抓走！」於是他的母親帶著兩歲的弟弟還有他逃到深山裡躲避敵人的襲擊，他們在深山裡艱困的生存，歷經風霜的生活了兩年，母親才帶他們下山去尋找父親的下落。一路逃難與乞討，他們終於找到了已經成為滇緬孤軍游擊大隊長的父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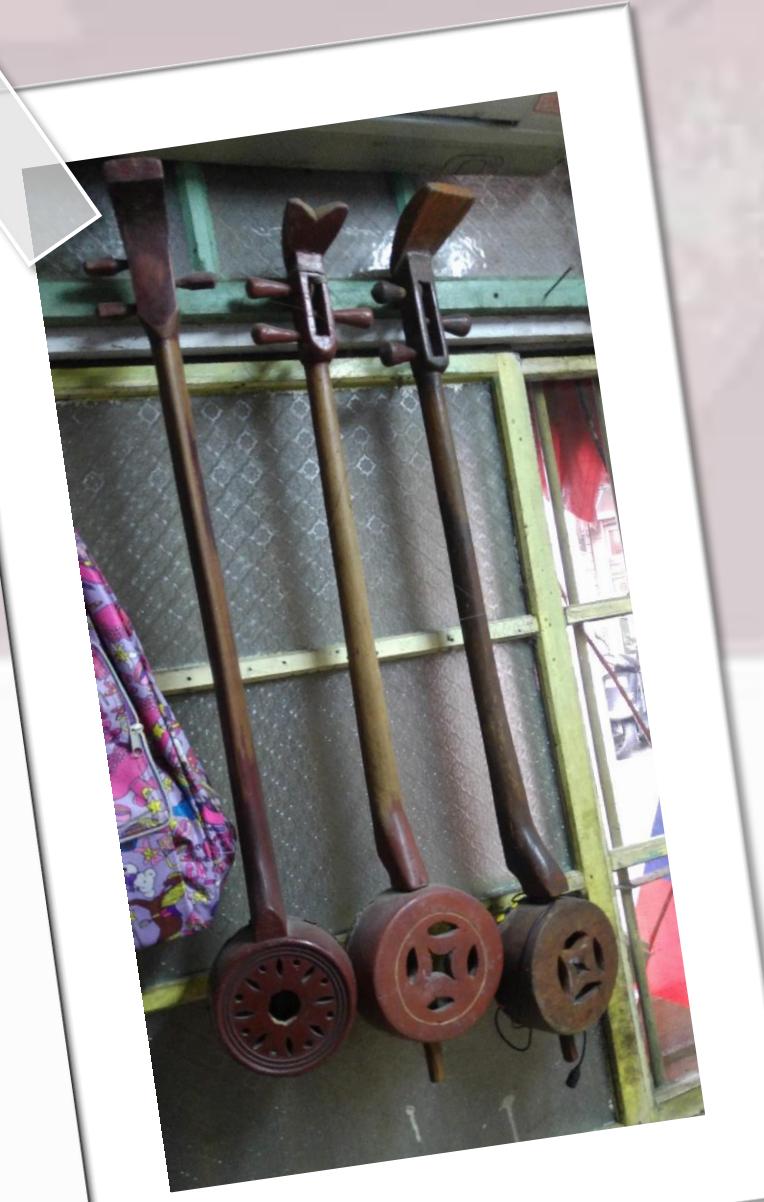
從此之後，張老旺跟著游擊隊到處漂泊、居無定所的作戰。他們不只要對抗共軍，還要與緬甸、泰國軍隊周旋。在這段期間，張老旺看盡了人世的悲歡。

老兵 旗海 國旗屋

張老旺愛國期成癡，平時，國旗屋外面至少掛滿五百面旗幟，每年平均花十萬在國旗上面，第一任老婆因為受不了而跟他離婚。後來張老旺乾脆把國旗屋交給也是來自雲南的第二任老婆李茹蕙掌廚管理，張老旺的國旗屋生意到現在已經三十年。

每年的十月十號，張老旺會在國旗屋旁邊的空地舉辦升旗典禮。從一開始的六個人升旗，到現在近千人，每年要升旗的時候，除了當地居民以外，還會有來自台灣各地的人，甚至是來自海外的華僑。

「掛國旗會讓人成為有名的人？我從來沒有想到。」張老旺先生謙虛的說，不過在周圍的高樓大廈一間一間蓋起來的情況下，國旗屋也面臨被拆除的命運，張老旺豪氣地說：「雖然我沒有錢，但是大家都知道我，我會繼續守在這裡。」雖然老鄰居都在眷村的拆遷一一搬走，眷村文化已漸漸消失，但是張老旺認為只要他繼續守在這裡，就可以繼續延續他們的歷史與記憶。



熟悉家鄉味 雲南打歌

張老旺先生感受到的文化差異其實並沒有那麼多，因為基本上在忠貞新村的居民都與他擁有一樣歷史背景，在適應上並沒有甚麼困難的，現任老婆也來自雲南，所以張老旺表示他們比較不習慣的就是這裡沒有雲南的打歌文化，他只好自己舉辦，而且也沒有熟悉的米干味道，因為米干雖然說是雲南特有的美食，不過各族各家有不一樣的湯頭味道，並不是所有的米干吃起來都是一樣的。

基本資料
店家名稱：國旗屋
店主姓名：張老旺
出生年份：民國31年
走訪日期：2016.12.22 早上



落地生根，在台現況

在台灣生活的孤軍後裔，多半為內婚制，親屬關係也比台灣緊密，人情味濃厚，而兩位受訪人分別與雲南人、閩南人結婚。

來台依親的向姊說到，那個年代，很多人為了想要快點取得身分證留在台灣，多是以「結婚」的方式取得身分證。他（指伯父）是41年來台灣，就是60幾年的時候台灣經濟起飛，終於聯絡到雲南老家，他就陸陸續續把我們親戚都帶過來。然後就是到我們的時候，就是因為政策一直變，我們無法直接入境。只好就是用移民的方式進來，後來想說用快一點的方式，就是用結婚進來。而毛姊則是讀完書後，參與救國團的活動時，認識她未來的另一半，結為連理。

家鄉的滋味



	受訪人一	受訪人二
姓名	毛家佳	向潤蓮
與向記之關係	店主在米干節認識之好友	店主
出生地	緬甸	大猛宜
生理性別	女	女
出生年份	民國 67 年	民國 68 年
來台時間	民國 86 年	民國 85 年
來台原因	求學	依親
族群認同	緬甸華僑	緬甸人
教育程度	護專	國中
信仰	華人傳統民間信仰	華人傳統民間信仰
職業	護士	小吃店老闆娘
小孩	兩個女生	一男一女

初來乍到

一下公車，許多「米干店」映入眼簾，居於桃園的組員便熟門熟路地帶領我們，進入她（莊詠竹）家人時常品嘗的店家——向記。

在用餐時，店家帶著外地的腔調，與我們寒暄，一一地介紹小吃的作法、來由，讓我們對於雲南有了初步的認識。

餐畢午後時分，我們表達來意，原本擔心沒有事先告知會遭到拒絕。出乎意料地是，這些大姊們都十分樂意接受採訪，給我們熱切地回應。

猶憶當年，紛紛擾擾

不論是向姊或是毛姊，她們的過去生活都有著我們無法想像的童年。戰爭，是她們記憶中抹滅不去的傷。在緬甸出生的她們，是孤軍後裔。日軍侵華到國共內戰，這段時間，不少雲南人或是躲避戰亂，或是隨軍徵調，他們都往緬甸、泰國遷移。長年戰亂使得她們在年輕時，便擁有獨自生活的能力。

戰亂年代 刻苦學習

而在求學過程中，向姊告訴我們她所就讀的緬甸學校，老師的許多不合情理之處：

我們那邊老師不懂就是打，功課不交就是打…我從進緬文讀書握一整年，我的腳都是一條一條，都是黑的，他就是不分青紅皂白，你只要就是犯錯就是打…所以很多人不讀緬文而跑去當兵…

就讀華語學校的毛姊則沒有面臨這個問題，讀到高中時，透過僑聯會，經由考試的方式考到台中護專（後與國立台中技術學院整併為國立台中科技大學），畢業後便到龍潭擔任護士一職。



飄洋過海，來台生活

向姊與毛姊是在同個年代來台灣生活的，然而原因不同：

向姊是依親來台：國共內戰時期，國民黨到滇緬地區召兵。當時伯父被徵召入兵，幾十年來毫無音訊，本以為伯父已不幸戰死沙場，卻沒想到某日收到伯父來信，原來他隨著軍隊退守到台灣，當時台灣經濟正起飛，物質或環境各方面都比緬甸好，希望在緬甸的我們也能來台灣享受這份安好，不再受到戰火波及。因為這樣的機緣，我們來到台灣找尋一片天。（來自向記簡介）

毛姊則是經由僑聯會，來台灣求學：

因為那個時候就去學校招生啊！台灣這邊僑聯會去那邊招生，它就去招生去說明要考甚麼，然後我們就考，就想說大家那就考過來。…哎！考一考就只有我一個人上啊！啊其他人就都沒上，就變成我一個人過來。

而來台灣生活已近廿年的她們，早已適應台灣的生活，與許多新移民不同的是，她們不會面臨語言不通的障礙，不太會有歧視性的有色眼光，大大減低了中間障礙。

我適應力超強的，所以我就說嘛，我們那裏的人只要給我們一滴水或是什麼就可以生存，因為講到做什麼事，我覺得就是沒問題，生存能力都超、超強的。

另外在風俗習慣的部分，因為同屬華人，又與台灣有緊密的關係，因此也沒有面臨甚麼衝突。基本上屬於同樣的宗教信仰，彼此敬畏的對象相同，參拜方式也類似。

落地生根，在台現況

在台灣生活的孤軍後裔，多半為內婚制，親屬關係也比台灣緊密，人情味濃厚，而兩位受訪人分別與雲南人、閩南人結婚。

來台依親的向姊說到，那個年代，很多人為了想要快點取得身分證留在台灣，多是以「結婚」的方式取得身分證。他（指伯父）是41年來台灣，就是60幾年的時候台灣經濟起飛，終於聯絡到雲南老家，他就陸陸續續把我們親戚都帶過來。然後就是到我們的時候，就是因為政策一直變，我們無法直接入境。只好就是用移民的方式進來，後來想說用快一點的方式，就是用結婚進來。而毛姊則是讀完書後，參與救國團的活動時，認識她未來的另一半，結為連理。